

P a d m a

安妮宝贝

莲花

作家出版社

莲花

安妮宝贝

作家出版社

「目 录」

序	柒种	I
第一场	梦中花园	11
第二场	黑暗回声	39
第三场	深红道路	75
第四场	荆棘王冠	101
第五场	行走钢索	131
第六场	花好月圆	163
终	殊途同归	199

序 柒种

〔壹〕

这是一本以真实地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既是小说，说明它完全来源于虚构。因为虚构，地点产生新的暗示。仿佛所写的此地，另有他方。它和真实的关系变得微妙。涉水而过，投奔岸的另一边。

一张《喜马拉雅》的原声碟，是在拉萨的一家小店里购买的。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前半部分，我塞上耳机，大部分时间听的是《喜马拉雅》的第二首“Norbu”，有时是第十一首“Karma”，两段曲子伴随很长时间。它们能让我迅速平静下来，进入状态。音乐带来的回忆隧道，连接蓝天烈日、冰雪清泉，以及莽莽峡谷中抵达的偏僻村落。在高原地区与自然血肉相联的深刻感受，是一种植根。我知道，它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。其重要性，超过我在不同的城市里停停走走所经历的众多经验。超过我所做过的许多事。

写到书的后半部分，停止了在写作时听音乐的习惯。穿越过那条隧道，抵达记忆、想象和理解的核心。于是写作最终需要的只是静默。

[貳]

墨脱。它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识。在地理杂志里看到关于它的报道，是很多年之前。一幅照片，赤脚的背夫背着货物走在森林之中。泥泞沼泽。树枝藤蔓潮湿交织。那段文字里写道：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。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，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。神秘的象征。它所发生的意义，是一种指引。

在去往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路上，曾经以为自己会死去。晚上在山谷中的木头棚子里留宿，临睡之前，会问自己，明天是否能够依旧活着赶路，而不是被塌方和泥石流砸死。每天都是如此。这段经验，使我知道自己已经与以往不同。

墨脱的路途非常危险，不要上路。这是我必须要提醒的。

[参]

如果任何一段旅途，都是一条主动选择或被动带领的道路，那么它应该还承担其他的寓意。是时间流转的路途。是生命起伏的路途。是穿越人间俗世的路途。也是一条坚韧静默而隐忍的精神实践的路途。

有人说众生如同池塘中的莲花：有的在超脱中盛开，其他则被水深深淹没沉沦于黑暗淤泥中；有些已接近于开放，它们需要更多的光明。在这本小说里，写到不同种类生命的形态，就如同写到不同种类的死亡、苦痛和温暖。他们的所向和所求，以及获得的道路。如果任何路途必须获得终局，那么它应该被认作是一种顺乎其道的安排。

莲花代表一种诞生，清除尘垢，在黑暗中趋向光。一个超脱幻象的新世界的诞生。

[肆]

这一本书，有关寓意，有关心灵的历史，有关人所走上的路途。而人所做出的努力，通常是未尽。也许这已经是结果一种。莲花。这个名字，非常映衬。

[伍]

所有图片都是用数码相机所拍。因为大雨和路途艰辛，图片极少。且看到美景奇观，更不愿意拍照。镜头会扭曲和减弱它们的美，自身存在才最为完好。这些图片只是一些印记。而我的回忆并不需要它们。

[陆]

我知道你一直在看我所写的字。从我的第一本书到这第七本书。一个作者的写和一个读者的读，如同两个陌生人的内心开放。直到现在，我仍旧看到自己在写着的，是写在水中的字。

我一直认为小说应该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，代表对表象的超越，它能够扩大心灵的范畴，增加对人性 and 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。它带有个人气质，即使面临误解和贬谪，仍可端然。因对创作者来说，其根本是一种寂静的个人经验。是他的道路。对读者来说，亦是如此。我希望对你而言，这本书值得阅读。

[柒]

谨以此书。给我的父亲。给我的母亲。给我所爱着的人们。给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五年的十月。一个微小且珍重的纪念。

安妮宝贝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
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

【圣经·启示录】

第一场 梦中花园

1

凌晨时分，她听到房间里的细微声响。仿佛是同室陌生男子在黑暗中起身，摸索着穿上衣服，打开门走出房间。微光清凉，他身上的白棉衬衣在门角倏忽不见，如同飞鸟在夜空掠过的羽翼，没有留下痕迹。日玛旅馆窄小的木楼梯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承受不住负担的重量。睁开眼睛，侧耳倾听。窗外有沙沙的雨声，像小时候养在硬纸盒子里的蚕，蠕动在大片桑叶上，彻夜进食。旺盛而持续的声音。雨水的声音。

无数次，她曾经希望某天在这样的时刻醒来。可以看到拉萨的夜雨，看到它们以神秘的姿态出没不定，在万籁俱寂时降落于高原的山谷和地面上，直至清晨结束。可是在此地停留的一年半中，她从未曾失眠。睡眠强悍，每次一碰到枕头便昏然入睡。也许是空气中氧分含量的减少，使脑供血的速度缓慢，有类似麻醉般的轻微眩晕，是高山症的一种反应。只是自己并不得知。

醒来时。早上七点左右。天色大亮，晴朗天空，雨后朝霞绚烂分明。夜色的声响与喧嚣消失无踪。旅馆窗下是邻近藏民的平房，屋顶上彩色幡旗在风中哗然翻飞。余留下五六处小小的湿润水洼，未被即将破云而出的太阳蒸发。大地苏醒之后，恢复暴烈干燥的

气质。

她对他说，这里的雨，如同神迹，不被窥探。它们自行其事，不与人知晓及猜测。你不会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，看到这样的雨水。它是你所能感受到的奇迹，近在咫尺。与你曾拥有过的任何经验迥然不同。它们是被庇佑的暗示。

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，她摘录了一段十九世纪欧洲探险者古伯察神甫对拉萨的描绘。在这本粉白绢面的笔记本里，有一些繁杂而琐碎的摘录。有些是从阅读过的涉及各种学科的书籍中所得，断续的不连贯的诗歌及日记。撕下一些图片或杂志资讯页面，夹在其中，包括植物、食物、人像、地方志、设计素材等。偶尔夹杂一些线条质朴的铅笔素描，刻画建筑或小物体的细节。还有用圆珠笔抄下的潦草小字。

“古伯察时代的拉萨是一座很活跃的小城。虽然城中的三分之二居民为僧侣，但不会使人真正感到它的宗教气氛……该城的混合特征：对照比较富裕和贫穷（假装的富裕和忍受的贫穷），商业的诡诈和静修生活的纯真无邪，贵族们矫饰的举止和游牧民的庸俗。它提供了各种职业、志愿、民族集团和种姓的例证：铁砧的噪音、念诵咒语的单调声、螺号声、市场上牲畜的嘶鸣声。

“在白天有藏族人、汉族人、蒙古人、克什米尔人和面色深暗的不丹人，他们在欢笑，在喃喃地祈祷，当然也采购和出售东西。这一混杂人群仅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拉萨，其他人则是过境的旅行者、流浪乞丐、来自该地区寺院的僧侣们，有时还有必须从事数月旅行才能到达这里的农民和商人。

“拉萨主要以两种商品而著名：羊毛织物和输往中国中原的沉香。惟有藏族人才生产这些商品。金属加工则始终被非常精巧的艺术家们所垄断，这就是喜马拉雅地区特有的金银匠、铸造匠和铁匠……”

她对文字本身有痴迷，一个字一个字轻声阅读。它们的排列组合散发新鲜迥异的气氛，似乎与所置身的地方并不产生联系。在这里。夜雨只会与漫长迷惘的时间随行，整夜覆没荒芜灰色的高原城市。如果它可以被叫做一座城。但是有时候她觉得它更像一座被湮没的宫殿，废弃在藤蔓丛生寂然无声的古老森林之中。壁画，寺庙，佛。匍匐跪行的人群。投射距离更为接近的阳光，人和天空的联系如此密切。

2

她所滞留的日玛旅馆。一所日渐破落的家庭式小旅馆。旺季旅客大部分钟情于装修光鲜的新旅馆，它们通常位于北京东路的两旁。而古老的旅馆则隐藏在岔岔的曲折小巷里，位置偏僻，只接待寻访而去的回头旧客。日玛里面有看了LP介绍之后慕名而来的鬼佬，住得最多的是韩国人和日本人。也有一些欧洲客。它的西餐厅装修简单却有极为正统的菜式。一个大庭院，种满花草。深夜迟归的客人会在水井旁边压动水泵洗澡。

清晨能看到年轻单身女子，披散漆黑长发，一边抽烟一边端着脸盆，走过花园的石板地，去公众浴室洗澡。走廊的木头椅子上，有坐

着看地图的人，神情索然。深夜如果失眠，走到那里，也会有人坐在那里失神。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。有些则只是停留一两夜就要再次出发。走过去借个火，或搭讪几句，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。可以随时说话。随时失去踪迹。

他抵达的深夜。门被推开的瞬间，扑进来潮湿清冷的雨水气息。男子卸落行囊，拧开床位边上的壁灯，脱去防风外套。化学纤维质地的精密衣料在空气中生硬摩擦。爬满雨水的玻璃窗被幽暗灯火照亮，浮现出的来自南方的男子，容颜如同二十五岁般的年轻。她看到他的眼睛比他的脸老了十年。因此透露了他真实的年龄。

他说，抱歉打扰你休息。我的汽车半道抛锚，所以深夜才到。

他的语调清淡，并不显得拘谨，仿佛已经与她熟识已久。在出发之前，他上网查找关于拉萨的资料，看到她的名字。一些曾经来到拉萨的旅行者回到城市之后，会在网上的游记或日记里提到日玛旅馆307房间的女房客。每天早上在走廊里熬煮中药，不发一言的古怪女子。身患疾病，不了了之，在拉萨无所事事地滞留。他们猜测她的疾病，无人知道她的过往。只知道她叫庆昭。

九月并不是旺季。她所在的房间，已经空落了一段时间。身边的两张床，不断有人来来往往，那些走在路上的人，从世界的某个角落，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：飞机、火车、货车、客车、自行车、徒步……汇集到这个高原之上的城市，停留之后又分散进入西藏的不同地区。

这些曾共眠过长夜漫漫的人，在客房里留下各色体温、气味和声音，拍打起伏如同潮水。她对人有疏离心，不喜欢与人搭讪及刻意靠